四庫全書

子部

演繁露卷五

宋 程大昌 撰

辱井

陳後主入景陽井隋軍出之因號其井為辱井曾子固記其所見曰井口石欄有鐫字曰辱井在斯可不戒哉乾道壬辰予將漕江東以季月同諸司入眡行宫有無修換至學士院前典鑰大璫指其中一石欄曰此古辱井欄也即而視之其欄口之上果嘗鐫刻辱井當戒等

語側邊則唐人記其遊觀月日鐫題塡滿至無見石而其石理光瑩可鑑仍有淡紅漫布其上畧如朝霞建康圖經謂此之紅者乃張孔二宫人脂澤所染也予細視而揆之以理則皆誤傳蓋史記後主與二嬖同縋而上則三人矣令其欄口畧可容一小兒則後主一身尚不可入安有三人同縋之理也建康城中鋪街之石率皆青質紅章此自其地石性天然而然安得遂云胭脂所染也予久欲辨識為無的據不敢輕發淳熙壬寅正月

十四日偶閲歐公歸田録曰隋煬帝作景陽井銘銘文尚隱隱可讀有云前車巳傾後乘將没則歐公所見之銘此井鐫文全然不同矣予亦嘗墨得唐世鐫刻井文一本今尋不見然猶記其詳元無歐公所見傾没等語也然則今之留真建康行宫者非古物明白矣特不知唐人皆指此欄為真而歐公又何從而得傾没等語也

印文扁牓添之字

世傳相國寺門舊扁題云相國之寺凡四字或以之字

為贅遂除去之字別添大字其文曰大相國寺此之添一大字於體既該於文無贅最為可傳然扁題字數奇而不耦者古今往往皆增之字則是必有古而不知所起的在何時也漢武太初元年改正朔易服色色尚黄數用五張晏釋之曰漢據土德數用五故印文必五如丞相則曰丞相之印章則是於四字外添一之字以應足乎土五之數也下及諸卿及守相印文凡不及五者亦皆益一之字以足之後世但見太初蓋嘗增字遂從

而放之凡印文以及門堂扁牓不問何事何世槩增一之以求合於古則失本矣

諱

左氏曰周人以諱事神名終將諱之言周人常時固嘗避其君上之名不敢斥言矣至事神之際則雖他時嘗避者亦正讀無避蓋不敢伸其尊於所尊也此之謂以諱事神名也及嗣君繼立則前君之名亦必諱之是謂終將諱之也本朝著令則分名諱為二正對時君之名

則命為御名若先朝帝名即改名為諱是為廟諱也若漢時則未如此分故孝宣改舊名病已而更其名以為詢其詔曰古者天子之名難知而易諱令百姓上書觸諱以犯罪者朕甚憐之其更名詢其觸諱在令前者赦之則是名諱未分也唐太宗朝不諱世字李世勣皆并世名之自見本項

丁錢

今之丁錢即漢世筭錢也以其計口輸錢故亦名口賦

也漢四年初為筭賦如淳曰漢儀注民年十五以上至五十六出賦錢人百二十為一筭治庫兵車馬至文帝時人多丁衆則遂取高帝本額歲減三之二則一口一年輸錢止於四十也賈捐之曰文帝偃武行文民賦四十丁男三年而一事如淳曰常賦歲百二十歲一事文帝時天下民多故出賦四十凡三歲而一事此之謂賦即高帝時百二十至此而減為四十者也此之謂事即古法一歲一丁供役無過三日者是也民年十五以上

雖未成丁亦輸口錢所謂民賦四十者也及已成丁則每歲當供三日之役者至此減為三年而才受一年之役也唐制取民者為租庸調三色其曰庸者一歲而用人力止於二十日役不及二十日則輸絹三尺是名為庸若有事而加役二十五日者免其調調謂輸絹銀之屬也此三代漢唐賦役增損之凡也庸字雖單出不漾立人為與廟諱義同只闕租役調也

有如皎日

詩曰謂予不信有如皦日言我志明白如日皦然也至左氏晉文公與舅犯誓亦用此之意度耳曰所不與舅氏同心者有如此河其立語亦放乎詩矣而意度全異也故史記發明其意而改為之言曰若反國所不與子犯共者河伯視之乃投璧河中以與子犯盟此之要質河伯使司其約者語意却甚明白也郤克使齊齊人侮之克怒歸至河上曰不報齊者河伯視之（出史記晉世家）則亦史遷所記之語也至祖逖擊楫為誓則曰所不能清中

原者有如大江則其義何屬也

麒麟

春秋獲麟孟子曰麒麟之於走獸此之麒麟自是瑞獸非馬也唐以麒麟名馬廏驥者馬之有德者也騏則馬之毛色也名廏之意蓋兼取祥麟德驥以重其事也字既改而從馬則失其本意矣不獨唐廏之誤如此世凡援麒麟以比者皆書為騏驎人亦不察也

卿

後世人主之對臣下不問三公九卿之與庶列槩呼為卿惟大朝會上公預事則典儀者臨殿陛宣答曰某慶與公等共之獨此稱公它則否前輩亦嘗辨之矣以予所見此語當出戰國戰國之世其陪臣之貴者至卿而極故其國君目其人之為卿也是致極不可加之體也及其呼喚已熟故秦漢以下人主亦遂循而目之是以無問官之髙下槩命為卿也趙廣漢傳事推功善歸之於下曰某掾卿所為此時廣漢為尹京兆身為九卿不

開國不立臣僕其屬官安得有卿耶特取時人相尊之語以為之禮耳廣漢又甞對劾蕪回之賊而言曰京兆趙君謝君兩卿又語亭長曰京兆不忘卿厚意王尊為太守出教告屬縣曰願諸卿勉力正身意皆類也後世呼之為卿猶春秋時呼人為君為公也

生祠

于定國為東海郡決曹決獄平郡中為立生祠生而立祠此似無謂也人已死乃須立廟而血食令也生而立

廟誰當享之然而于公聽之不辭者習見時事以為當然也秦始皇自立極廟漢諸帝皆生自立廟故賈誼對文帝而言曰顧成之廟號為太宗則生祠殆例此也

東鄉

古今賔主之位賔皆在西主皆在東非尊東而下西也東卑於西故自處於卑以西方尊客也曲禮説曰主人就東階客就西階客若降等則就主人之階則是客與主人敵禮者即居西對東以與主人匹所謂分庭抗禮

者也惟其容之分甲降乎主人一等則不敢正當敵禮而隨主人之後以趨東階也然則居東之為自卑其理明矣令人通謂主人為東道尚亦無害指東為尊則失之矣左氏之言曰若舍鄭以為東道主供行李之往來此蓋鄭在秦東其人主秦地而言故曰東道主非謂一堂之上位在楹東乃云東道也廟法太祖西坐而正東向以為諸廟之冠正此理也韓信之得廣武君也東鄉坐西向而師事之是使左車之位在西而面則鄉東信

位在東而面則西向也此其所以名為師事也此又可見其處東之為卑也田蚡為相坐其兄蓋侯西鄉而自東鄉以為漢相尊不可以私撓也王邑傅樓護嘗為王邑父客邑特尊之坐者數百獨處護於西使之東向正坐也近世相承分二相為左右而階銜之分左右也有出身人冠左無出身人冠右則又因坐位致誤也古人得罪下遷者皆曰左遷漢法仕諸侯者名為左官則古不尚左其來久矣

男生小運起寅女生小運起申

通典五十九卷曰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注曰許叔重云包字象懷姙巳在其中子未成形之象也元氣起於子人之所生也男左行三十女右行二十俱立於巳為夫婦而懷姙於巳巳為子也子為陽氣發生之始人皆於子稟生焉故男自子而左數之歷三十位而至巳是為男娶之年所謂男三十而娶也女自子而右數之歷位二十而至巳是為女嫁之年所謂女二十而嫁也人十月而生男起巳右行至寅女起巳左行至申故男年始寅女年始申男從巳上向右邊數去至寅則十箇月矣

女從巳上向左邊數去歷十箇月即申也案此所言男生年起寅者即令三命家謂男一歲小運起寅者也女生年起申即女生一歲小運起申者是也其說若出附會而今世命術通用其説禍福皆驗不知許氏於何得之殆漢世已有推命之法矣而許氏得之也耶或是許氏自推男女生理而日者取以為用也然史傳所載如舉許負馬季主其能先事命中者皆卜相耳而未聞有推命之術也至隋世楊操注八十一難經詳述此説而曰人生男女陰陽出

於自然也則明為推命也

齒路馬有誅

曲禮曰以足蹙路馬芻有誅誅責也如孔子曰於予與何誅者是也其在國法則雖小小責罰皆可名之為誅也漢令不下殿門罰金四兩之類是亦名為誅責也於是見路馬之芻而蹙之以足則為不敬不敬者有罰是之為誅矣至於他馬與路馬同道官馬不自斂退乃遂與之齊行是之為齒齒之為義若三年不齒之齒齒亦

有罰也凡此之罰皆得名之為誅如五刑皆得為刑也
舊說謂菑者驗馬菑而命其年則遂加之以誅此謬也

廁

漢書衛青大將軍侍中武帝據廁見之注溷廁也此說
非也武帝固以奴隸待青矣青時已為大將軍亦不應
如此之深也凡言廁者皆為其在兩物之間漢文居霸
北臨廁使慎夫人鼓瑟韋昭曰高岸夾水為廁水經曰
令斯原夾二水矣原者白鹿原也霸水自北原上來近

長安而合乎滻也或謂長水會霸要之皆在兩水間其義兩通故此原在霸滻兩間而文帝臨之是謂臨厠也即此理推之則凡厠云者皆以兩間為義雖溷圊之名為厠亦一理也詩謂夾其皇澗者是也夫水在兩土之間既可名澗則凡厠之義皆以兩間名之復何疑哉古書所著如曰豫遜變姓名為刑人而入襄子之厠襄子如厠心動又如管寧首過而曰固甞如厠不冠矣諸如此類則真溷圊矣而溷圊之義葢亦同用兩間為義也又如郅都傳賈姬如

廁有野彘如廁命都擊之則此之如廁者正為其在兩土夾中非溷圊矣人主之見臣下不必皆在廣庭坐雖便殿燕間御坐之前必有隙地使見者得以拜伏從容進退乃為得禮今武帝之見青也臨斬絶之岸而使青蒲伏於絶岸之下仰視威顔如在天上可謂非禮矣故史因武帝之禮黷而對青以言臨廁也

鐵甲皮甲水犀鮫魚

三代秦漢以來軍旅多用皮甲其曰犀兕者是也然史

傳所載已有鍛金為甲者矣顧其用者尚少耳管子曰
葛盧之山發而出黄金蚩尤受之以為劒鎧鎧即甲也
注云言其始也言以金為甲自蚩尤始也然則前乎三
代已有金甲矣若其軍旅之所通用不勝其多則直鍛
皮為之耳許氏説文鎧甲也釬臂鎧也錏鍜頭鎧也三
者字皆從金則可以知其必以金鑄矣周禮函人所典
犀甲兕甲合甲凡三甲也此三甲者率皆以皮為扎扎
成堅之以火故函人曰凡鍛不摯則不堅已敝則撓是

也此之謂皮即牛犀兕三獸之皮皆堅韌可用也牛即耕牛也犀則一角者也兕則色青如牛者也三者惟牛可畜則可隨須隨有矣若犀與兕皆非可畜之獸其皮亦不可常得也孔子曰虎兕出于柙柙以畜之尚或擘裂而出則是不可豢畜也矣故國語載叔向之言曰唐叔射兕于徒林殪以為大甲葛洪亦曰屠犀為甲賈逵曰以兕革為大甲也夫其平日不可使出圈柙而臨用又須屠射則其材何可常有若夫牛者既可豢畜則臨

用不患難辨矣華元曰牛則有皮犀兕尚多言吾牛皆有皮皮皆可用自牛以外犀兕亦不乏也此雖例為夸言然亦可以見犀兕之少於牛矣勾踐又有水牛之甲即以水牛皮為之矣荀子曰楚人鮫革犀兕以為甲堅如金石鮫魚者皮上傅砂其鎧可錯用以為甲亦與犀兕同堅於是遂名水犀者即是本鮫魚之為水産而取之以名也晉書載馬隆之討凉州也夾道累磁石賊皆負鐵鎧行不得前隆卒即被犀甲無所留礙賊以為神

則是隆軍有鐵甲可擐而不擐也王隱晉書亦載其事乃曰隆兵悉著牛皮鎧得過則是實用牛皮為之而名以為犀馬耳

市馬

市馬於吐蕃古記無載然已有其事鹽鐵論曰齊陶之縑南漢之布中國以一端縵得匈奴累金之物驢騾駱駝可使銜尾入塞則漢世已嘗出縑帛買馬塞外矣顧其時虜未知中國縑帛真價故得出一縑一布而得累

金之物至唐世則病其酬帛之多矣

往省括于度則釋

機者弩牙也牙之所以遏弦也括者矢之尾末歧而為二可以銜弦也度者立為分寸使可以準望以求正鵠之所在故必待其尺寸之實故力始可發也虞者度也往入聲者矢尚在弦未離弩臂之上也為其目力已注乎機即為往也欽厥止者弩人虞度機牙之時也所止已定則率祖而行以釋矢于弦者也釋者發機激矢之時

也揚子曰萛而後發發必中矣後漢愍王寵善弩射十發十中中皆同處李賢注曰寵射秘法曰三微為經三小為緯經緯相將萬勝之方然要在機牙案此即三微三小者其措矢之分寸也目之所注有分寸可凖則矢之所發必無毫釐或差弓弩蓋一律也夫惟有分寸可凖則㲳度所施正在擬發未發之間矣三微三小分寸在弦而十發十中徃必中鵠以機牙之分寸必與正鵠分寸相對也目注乎此而擬度及彼是為徃省也

什一税

夏商周賦助徹實皆十取其一魯哀公曰二吾猶不足則十二矣秦始皇多事征戍繁重横加役取董仲舒曰一歳力役三十倍於古田租口賦鹽鐵之利二十倍於古至班固食貨志緫言其凡則又曰收泰半之賦泰半者三分取二也三分取二則又加於一半矣而亦未至三十其倍不知二者孰為的數也高祖既定天下約法三章省禁輕田租什五而税一則比十一之法既已加

輕矣文帝因晁錯入粟之策行之數年邊積饒衍遂下詔賜民十二年租稅之半其曰賜半者此一年內當輸一斗者止輸五升是為官賜其年半額也明年又遂除民田之租稅此之謂除則并與當輸一斗之類全免不收矣然此之除減皆是立高帝十五稅一以為之則而為除減之數焉耳後至孝景二年令民半出田租則是於高帝所立之額正減其半如高帝時應輸一斗者歲歲常減五升而所取益以輕少矣史家計定其數則曰

三十而稅一也三十而稅一是從古者十一之法而三分免二若引而上之以比古法則當輸三斗者止取一斗也民間種田三十畝止收一畝而入之官也漢家賦稅之類至此乃始定為三十取一也中更王莽額固加重然東漢奉行宣帝之法不敢增改也為其滅改太多故遇國家有事遂不免停減吏俸以資邊費所是仲長統約其中而論之曰二十稅一名之曰貉況三十稅一乎夫薄吏俸以豐軍用事緣於秦漢承其業遂不改更

也據仲氏此論是云取之太輕故所入不供所出而至於鐫吏俸以補用非中制也孟子之論十一曰重於十一者大桀小桀也輕於十一者大貊小貊也反覆究論則十一為天下中正不刋之論也

洛陽橋

泉州北二十里有溪溪通海每潮來人輒病涉蔡端明君謨守泉時伐石跨溪而橋知潮力豪大徒柱不能勝遂出新意絫石以為壯趾其制中間潤兩頭鋭鋭故不

與潮闗淵故能勝鋪架也橋成蔡公自書橋旁石曰萬安渡橋而又別為一記以載首末今猶歸然矣然蔡公自命為萬安而土人以及它方皆以洛陽冠名於是橋實在閩而名以洛陽見者多不解或曰洛客有經此橋者樂其山水寛敞有似洛陽故以名此恐不然也閩固多山然投南而至興化以及泉南則平夷之地甚多此地雖濶不能廣於它處何以獨擅洛陽之名耶予案元和郡縣志洛陽天津橋本維舟為梁後以洛漲壞船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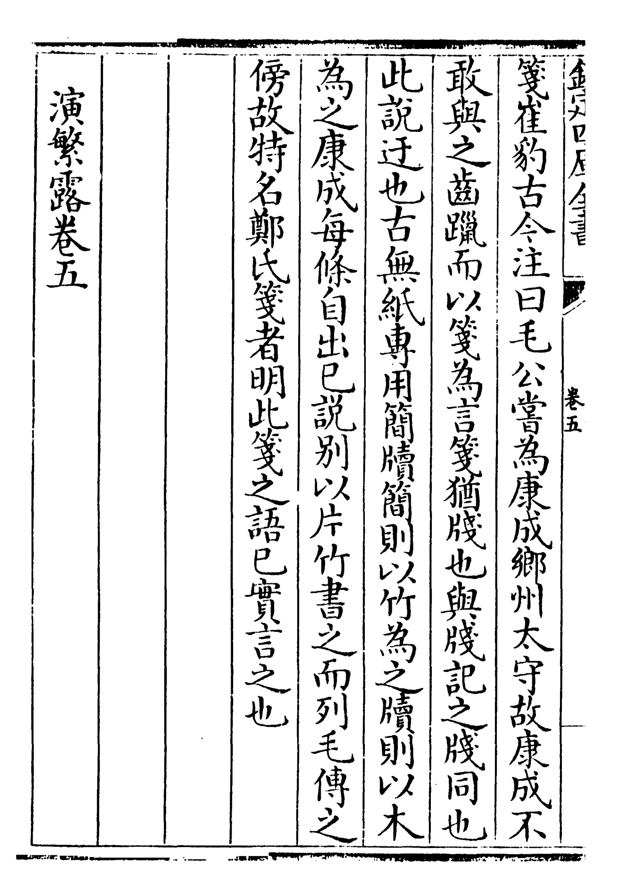
觀十四年始令石工累石為脚則是不止用獨石為柱而絫衆石以為之趾趾潤而力厚即萬安橋之所取則也矣然則橋名洛陽其必以此之絫趾也哉

注疏箋傳

後世之名注疏者先列本文於上而著其所見於下其曰注者言本文如水之源而其派流之所分注如下文所言也至其曰疏者則舉注而條列之其倫理得以疏通也若夫古之傳書者則不然矣於本文隱奥之義則

立說以發明之雖不正指本語而本語意度自昭也爾雅之於詩孟子七篇子思中庸之於論語實注疏也而未嘗合為一書於是引出己名以名其著列莊亢尹之於五千言亦猶是也漢興文帝時有申公詩武帝時有孔安國尚書有淮南王離騷傳則正為之說以解釋本文矣而亦未名為注也左氏之傳春秋也附經立文其體真注疏矣然先時亦未嘗合二為一也至劉歆大好其書乃始各附所傳於正經之下故班固傳之曰初左

氏多古字古言學者傳訓詁而已及歆治左氏引傳文以解經然後轉相發明也則凡今附注於本文之下者殆自歆始也歆之移書亦嘗舉時論而隨折之矣曰謂左氏為不傳春秋豈不哀哉案此則知班固所書其得實矣周易十翼者文言亦其一也今惟乾坤兩卦附著文言於下而它卦之有文言者則聚著繫辭不附本卦也凡為此者實王弼也此蓋古則之在而可證者也鄭康成之釋詩也別為注文附毛公之下而自名其語曰


箋崔豹古今注曰毛公嘗為康成鄉州太守故康成不敢與之齒躐而以箋為言箋猶牋也與牋記之牋同也此說迂也古無紙專用簡牘簡則以竹為之牘則以木為之康成每條自出己說別以片竹書之而列毛傳之傍故特名鄭氏箋者明此箋之語已實言之也

演繁露卷五

演繁露卷六

宋 程大昌 撰

博

博古固有之然而隨世更易制多不同予前本合晉宋數事而附捃摭經立為之説皆可傳無忤矣李賢注後漢梁冀傳所引諸書格範則與晉宋所傳不同其説曰楚辭曰昆蔽象棊有六博王逸注云投六箸行六棊故云六博此即已與劉裕摴五木者異矣賢又引鮑宏博

經曰用十二棊六棊白六棊黑所擲頭謂之瓊瓊有五采刻為一畫者謂之塞刻為兩畫者謂之白刻為三畫者謂之黑一邊不刻者五塞之間謂之五塞案此以刻畫多少為采名而無犢雉之象又與劉裕諸人所用不同殆是隨人各出意變無定格也

摴蒱

傳者孔老皆嘗言之而摴蒱之名至晉始著不知起於何代要其流派必自博出也博用六子楚辭謂之六博

而說文以為用六箸十二棊故數繫於六也至摴蒱則所用者五子而已其初刻木為之劉裕掷喝五木使之成盧則其子用木而五也摴蒱久廢不行予在泉南傳得摴蒱經不書作者姓名然而五木形制齒數具在用劉毅傳所著盧雉之語會合而言之粗亦可攷然其說多自相矛盾推說不通詳求其用則專施之打馬則是此書之作殆出於變格打馬之後耶故與史語多不合也葛洪不曉棊道不識摴蒱齒數予之拙固與洪似矣

而古事之與摴蒱相關者多如盧白梟雉勝負之訣皆隱其中茍以素所不嗜而棄之不言則古事暗昧故隨見以書非明博也明古也

投五木瓊櫎玖骰

博之流為摴蒱為握槊即雙陸也為呼博為酒令體製雖不全同而行塞勝負取決於投則一理也蔡澤説范雎曰博者或欲大投班固奕指曰博懸於投不必在行投者擲也桓玄曰劉毅摴蒱一擲百萬皆以投擲為名也古

惟斵木為子一具凡五子故名五木後世轉而用石用玉用象用骨故列子之謂投瓊律文之謂出玖凡瓊與玖皆玉名也葢謂蒱者借美名以命之未必真嘗用玉也御覽載繁欽威儀箴曰其有退朝偃息閒居操㨚弄棊文局摴蒱言不及義勝負是圖注云㨚瞿營反博子也㨚之讀與瓊同其字仍自從木知其初制本以木為質也唐世則鏤骨為竅朱墨雜塗數以為采亦有出意為巧者取相思紅子納寘竅中使其色明現而易見故

温飛卿艷詞曰玲瓏骰子安紅豆入骨相思知也無凡此二者即今世通名骰子也本書為投後轉呼為頭北史周文命丞郎擲摴蒱頭則昔云投者遂轉為頭矣頭者總首之義本文詳見此後采下自鏤骨為骰以後不惟五木舊制堙沒不傳而字直為骰不復為投矣若其體制又全與用木時殊異矣方其用木也五子之形兩頭尖銳中間平廣狀似今之杏仁惟其尖銳故可轉躍惟其平廣故可以鏤采也凡一子悉為兩面其一面塗黑黑之上

畫牛犢以為之章犢者牛子也一面塗白白之上即畫雉雉者野雞也凡投子者五皆現黑則其名盧盧者黑也言五子皆黑也五黑皆現則五犢隨現從可知矣此在摴蒱為最高之采挼木為擲往往叱喝使致其極故亦名呼盧也其次五子四黑而一白則是四犢一雉則其采名雉用以比盧降一等矣見晉傳詳在後篇自此而降白黑相雜每每不同故或名為梟即鄧艾言云六摶得梟者勝也或名為犍居言切謂五木十擲輒犍非其人不能

是也見御覽凡此采名摴蒱經雖皆枚載然反覆推較率多駁而不通也詳别出至於骰子之制固知祖襲五木然而詳畧大率不同也五木止有兩面骰子則有六面故骰子著齒自一至六為采亦益多率其大而言之則是裁去五木兩頭尖鋭而蹙長為方既有六面又著六數不比五木但有白黑兩面矣五木之制至晉世猶復用木然列子已言投瓊則周末已嘗改玉骨也耶或者形製仍同五木而質已用玉石也今世蜀地織綾其文有

兩尾尖削而中間寛廣者既不象花亦非禽獸乃遂名

為摴蒱豈古制流於機織至此尚存也耶

采

采本是采色之采指其文以言也如黑白之以色別雉

犢之以物別皆采也投得何色其中程者勝因遂名之

為采令俗語凡事小而幸得者皆以采名之義葢起此

也此正班固所譏謂懸於投而不屬乎其人之有德者

也齊書李安民與明帝摴蒱五擲皆盧帝大驚曰卿面

方如田封侯相也言其技而得雋非一時幸中也此言相有福也後周王思政在同州與太祖摴蒱大出衣寳約擲盧者與之思政斂容跪誓願得成盧已果得盧又北史梁主蕭詧曽獻瑪瑙鍾周文帝執之顧丞郎曰能擲摴蒱頭得盧者便與鍾已經數人不得至薛端乃執摴蒱頭而言曰非為此鍾可貴但思露其誠耳擲之五子皆黑文帝即以與之用此而言則得雋而名以為采其來尚矣

盧雉

自有骰子以後摴蒱尖長之子遂廢閣不用凡古書古事語及摴蒱者其名數遂不可曉雖非要事要之闕所不知終是慊慊也摴蒱經也者據其所見立為之書有意乎追補亡矣然古摴蒱事在史而詳者惟劉毅傳為著舉此之經語以與毅傳相較則此書所載不能與之諧合也故知其傳不古也晉書劉毅傳曰毅於東府聚摴蒱大擲一判應至數百萬餘人並黑犢以還惟劉裕

及劉毅次擲得雉大喜此言衆人先毅而擲已有得犢者矣而五木未至純盧也次傳及毅則遂得雉雉者四黑而一白夫四黑而一白其采名為雉也褰衣繞牀叫謂同座曰非不能盧不事此耳雉次於盧盧高於雉雉亦高於它采既不得雉冀它人不能及故大為之言曰非不能盧直不為耳裕惡之因挼五木久之曰老兄試為卿答既而四子皆黑其一子轉躍未定裕厲聲喝之即成盧焉四子皆黑其餘一子若不得黑即必現白如又現白即是四黑一白采當為雉矣裕若得雉即不能勝毅故一子之轉躍未定者裕遂厲聲喝之使現黑采也黑采既現即五子皆黑遂可以成其為盧也盧現而雉自降等故毅怨裕不肯相借也哉毅意不快曰亦知公不能以此見

借也用穀傳所記以求晉世之樗蒲采名齒數予之前說悉與之合也劉裕所得之盧是五子之半面為黑者皆現乎上而五子之半為白者皆藏於下俯仰合計則五子通為十面半白半黑具足無欠而五木之齒數亦相應協無欠無餘矣自斯以往黑白兩面交致其雜亦隨齒立名而不出乎白黑兩面是皆有數可數故亦有象可畫矣今此經所繪白黑遂有不可推較者失在誤添純白純黑兩色故其說不與史

合耳今先列舊圖而後別立新畫貴其易曉

樗蒲經舊畫只有四木四木者博子四箇也不是一木簇為四角古蒲子皆言五木故知舊經誤畫

盧

雉

今定新畫係用五木五木者木投凡五箇也

盧

雉

若本晉傳而求之則五黑者五子固皆為黑而黑上皆畫為犢無有純黑而不為犢形者也五白者五子皆白白者畫雉無有純白而不為雉形者也於是合而言之其陽能現五犢則其陰必藏五雉二五為十而五子之十面無欠無餘推之而皆可通矣今舊圖之於五黑

也以其三畫犢以其二純黑則是五子之十面者以其半為純黑以其半為黑犢乃可應數不知十面皆黑安得别有一白越自外來而間乎四黑之間可以命之為雉也耶若每子皆有四面兩面有文黑上畫犢白上畫雉兩面無文純白不畫雉純黑不畫犢且以劉裕所投言之四黑已見其一白若専是白而上無畫雉之文則此之一白而間五黑何以得名為雉也凡此皆推而不通今故别為之圖而正樗經之誤使史語明白

五白梟犍

老杜今夕行曰馮陵大叫呼五白袒跣不肯成梟盧觀其意脉正用劉毅事而五白非摴蒱所貴不知杜獨何據也摴蒱家謂二白三黑為犍犍惡齒也御覽曰六博五擲皆犍不為不能則知犍為惡齒也

梟名甚多鄧艾曰六博得梟者勝此艾因牙上有梟姑為安衆之言耳韓子曰儒何以不好博勝者必殺梟是殺其所貴也儒者以為害義故不博据此言之則梟固

為善齒而殺梟者又當得雋則梟之采品甚低非盧比也老杜槩言梟盧亦恐未詳

長短句

魏晉唐郊廟歌率多四字為句唐曲在者如柳枝竹枝欵乃句皆七字不知當時歌唱用何為調也張華表曰漢氏所用文句長短不齊則令人以歌曲為長短句者本張華所陳也通典樂門

角

通典樂門蚩尤帥魑魅與黄帝戰帝乃命吹角為龍吟以禦之其後魏武北征烏桓減為半鳴而尤更悲矣胡角者本以應胡笳之聲後漸用之横吹有雙角即胡樂也張騫入西域傳其法於西京後漢以給邊將和帝時萬人將軍得之

皷吹

後魏永熙中諸州鎮各給皷吹人多少各以大小等級為差諸王為州皆給皷吹其等以赤青黒色為次中州

刺史及諸鎮戍皆給之

佛牙

世之尊佛而主其異者其說曰華夷之人生理一也此之牙骨若指其長大皆能倍常且其色紅潤與枯骨異非佛不能有此也予固不嘗見佛亦不嘗見其指骨然以古書攷之長狄僑如之死也尸載於車眉出軾上古今中國亦未嘗有此巨人矣而僑如兄弟自生及葬左氏皆能詳記則佛骨之比常人特為長大自其種類如

此不得資之以信其怪也若以骨指紅潤為異則有見矣獸惟自病而死血不蔭骨則骨遂槁乾若非自死則其久而紅潤者皆以瀝血不盡也人固不可試矣試以猪羊骨驗之其遭烹之骨必且紅潤而自死者必枯槁此可驗也予之執此見也非為異也而舉世信佛難為辨正有不容不辨也顧有事效見前者可以證予說之非妄也五代史趙鳳傳唐明宗時有西域僧得佛牙以獻明宗以示大臣鳳言世傳佛牙水火不能傷因以斧

斫之應手而碎是時宮中施舍已及數千因鳳碎之乃止此與傅奕用羚羊角擊金剛石者正同一驗也世人尊佛太甚但有一人倡言是佛俗子萬衆擎跽畏敬傾家以施焚肌以禮安有敢證其謬者況敢出意自言以斧石試擊之耶故其誕得行而人惑不可得解也庚戌二月十七日夜閱趙鳳傳書此

大宅

黃庭經天中篇曰靈宅既清玉帝遊梁丘子注曰面為

靈宅一名大宅以眉目口之所居故為宅大洞經云面為赤宅黄庭經者其書自敘云扶桑大帝傳授南嶽魏夫人也魏夫人者魏公舒女晉人也計其世皆在東漢以後特不知大洞經作於何世耳文選載枚乘七發說太子以游獵之可樂而太子陽氣見於眉宇之間侵淫而上滿於大宅也既曰陽氣自眉宇而上滿於大宅即必在眉兩間矣以李善之博而不詳大宅所出惟五臣注劉良曰大宅面也亦不言得之何書也良若嘗見大洞

經亦必引以為據矣不言所本則意度之耳然則枚乘之在漢世豈嘗已見道書而知名面以為大宅耶

烏鬼

元稹集十三聽庾及之彈烏夜啼引曰四五年前作拾遺謫官詔下吏遣驅身作拘囚妻在遠歸来相見淚如珠惟説閒宵長拜烏君來到舍是烏力妝點烏盤邀女巫當時為我賽烏人死葬咸陽原上地棨稹此詩即是其妻為稹賽烏而得還家者則唐人祀賽烏鬼有自來

矣

樂營將弟子

開元二年玄宗以太常禮樂之司不應典優倡雜樂乃更置左右教坊以教俗樂命左右驍衛將軍范及為之使又選樂工數百人自教法曲於梨園謂之皇帝梨園弟子至今謂優女為弟子命伶魁為樂營將者此其始也通典二百十一

白屋

春秋莊公丹桓宫楹非禮也在禮楹天子丹諸侯黝堊大夫蒼士黈黈黄色也案此即自士以上屋楹方許循等級用采色庶人則不許夫是以謂為白屋也後世諸王皆朱其邸今世凡官寺皆施朱朱存古也南史有隱士多遊王門或譏之荅曰諸君以為朱門貧道如遊蓬戶又主父偃曰士或起白屋而致三公顔師古曰以白茅覆屋非也古者宫室有度官不及數則屋室皆露本材不容僭施采畫是為白屋也已是故山楶藻棁丹楹刻

桷以諸侯大夫而越等用之猶見譏誚則庶人之家其屋安得不白也白茅覆屋古無其傳也後世諸侯王及達官所居之屋皆飾以朱故既曰朱門又曰朱邸也言朱以别於白也鹽鐵論文學譏漢俗奢僭曰雖白屋草廬歌謳鼓琴日給月殫朝樂暮戚

金鋪

風俗通義門戶鋪首昔公輸班見水中蠡引閉其戶終不可開遂象之立於門戶㮣今門上排立而突起者公

輸班所飾之蠡也義訓曰門飾金謂之鋪鋪謂之鏂鏂音歐今俗謂之浮漚釘也案此漚者水上浮漚狀亦類蠡也南史人借雀以行嘲謔曰誰家屋門頭鋪首浪遊逸

六纛

御覽三百三十九曰纛六口大將中營建出引六軍古者天子六軍諸侯三軍今天子十二諸侯六軍故有六纛以總軍衆案此即凡今詞人語建節者云植六纛皆

本此也

淘

世說劉真長見王丞相盛暑之月丞相以腹熨彈碁局曰如何乃淘劉既出人問王公何如曰未見它異惟聞吳語案玉篇曰淘音虛觥反水石聲也腹熨碁局水石之聲非所言也今鄉俗狀凉冷之狀者曰冷淘淘即真長之謂吳語也乎

臘鼓

湖州土風歲十二月人家多設鼓而亂撾之晝夜不停至來年正月半乃止問其所本無能知者但相傳云此名打耗打耗云者言警去鬼祟也世説禰衡作漁陽蹀𨇾而前正是正月十五案時而言此説近之矣然其撾擊不待正月又似不相應也

摶黍

或論仁人明道不計功曰人有能輕摶黍者不能無意於百金有能輕百金者不能無意於拱璧數以摶黍問

人人無知者呂氏春秋曰余以百金與摶黍以示兒子兒子必取摶黍也以和氏之璧與百金以示鄙人鄙人必取百金矣論蓋取此語以為之據也特牲饋食禮曰佐食摶黍授祝祝授尸尸受以菹豆執以親嘏主人又禰衡在黃祖坐上黍臛至衡先自飽食畢摶以戲弄祖怒其戲謾此即摶黍也並見御覽八百四十一或以為摶黍黃鳥也王介甫詩云蕭蕭摶黍聲中日漠漠舂鉏影外天說者謂舂鉏白鷺也以鷺對鶯也但不知摶黍之為黃

鶯何出耳

平

始予聞蜀興州有殺金平其名已古予嘗問人何以名曰山之名平者所在有之不止此處也予後至昌化縣過一山其下甚峻至頂而平吏名走馬平乃知平之為義益如此後又讀道書太上太霄琅書有曰尸解者不棺不槨拂山平之上掃深樹之下衾覆於地則山平之名其來久矣

李白墓

采石江之南岸田畈間有墓世傳為李白葬所纍甓圍之其墳略可高三尺許前有小祠堂甚草草中繪白像布袍裹軟脚幞頭不知其傳真否也白嘗供奉翰林終不曾得官則所衣白袍是矣范傳正作白碑曰白之孫女言曰嘗殯龍山之東麓墳高三尺傳正時為宣歙觀察使諭當塗令諸葛縱改葬于青山則在舊瘞之東六里矣其時元和十二年也然則龍山青山兩地皆著白

墳亦有實矣至謂白以捉月自投于江則傳者誤也曾鞏曰范傳正志白墓稱白偶乘扁舟一日千里白之歌詩亦自云如此或者因其豪逸又嘗草瘞江邊乃飾為此說耳正史及范碑皆無捉月事則可辯矣

景鍾

徽宗崇寧四年鑄景鍾大晟樂書具載其制曰景鍾垂則為鍾仰則為鼎鼎之中大為九斛中聲所極九數退藏則八斛有一焉至其律度在崇寧則用徽宗君指中

節以為三寸三三而九推展用之紹興十六年四月再鑄景鍾有司上崇寧指法六月詔大晟樂書并金字牙尺令參用之段拂等契勘若要退藏數在鍾內又高九尺則中容可二十斛不與八斛有一之數相應照得金字牙尺用皇祐中黍尺點量到太常寺見存黄鍾律編鍾一顆正高九寸故依此絫及九尺隨宜製造詔亦可之矛案大晟樂之用君指正為古今尺度不同無可執據遂援黄帝之指尺與夫大禹之身度而用徽宗皇帝

御指以為一寸之始令拂等所定却是用太常見存九寸之鐘與皇祐黍尺參用以為起度之本是元不曾用人主君指為則也

演繁露卷六

演繁露卷七

宋 程大昌 撰

黄銀

唐太宗賜房玄齡黄銀帶欲及杜如晦而如晦已不在帝曰世傳黄銀鬼神畏之更取金帶遣玄齡送其家夫不賜黄銀而别賜金帶則改賜之帶必為黄金無疑矣然則先賜之帶命為黄銀者果何物也世世有鍮石者質實為銅而色如黄金特差淡耳則太宗之謂黄銀者其

殆鍮石也已鍮金屬也而附石為字者為其不皆天然自生亦有用盧甘石煑鍊而成者故兼舉兩物而合為之名也説文無鍮字玉篇唐韻集韻遂皆有之豈前乎漢者未知以石煑銅故其名不附石也耶諺言真鍮不博金甚言其可貴也夫天然自生者既名真鍮則盧甘石所煑者決為假鍮矣元和郡縣志曰太原出赤銅夫不直言出銅而特言赤銅似是鍮石矣而史無明據不敢堅斷隋高祖時辛公義守幷州州嘗大水流出黄銀

以上于朝此之黄銀即太宗用以飾帶而槩賜房杜者矣今世之言鍮石者太原所産為最而太原即并州也則公義并州所得蓋自然之鍮不經鑪甘石煑煉者也故公義所上不云赤銅而云黄銀也黄銀云者其貴重可以比銀而色又特黄也是故兼銀黄兩名而命其美也且又有可驗者鬼神畏銅古有傳矣佩玉之音其中商律也皆去之不用而廟樂之聲為商者亦闕之不奏即是太宗畏鬼之論所從出也然則黄銀之不為銀而

為銅此尤可證也

渾儀渾象

堯世已有渾儀璿璣玉衡是也晉世陸績始造渾象其晷度與渾儀同而形模與渾儀反沈存中嘗譏世人混兩為一而未嘗明著其説故見者未能豁然也二器之寫天度皆以渾天家為主而古人形容渾天最能明的者惟葛洪雞子之論也洪之説曰天形如雞子地形如雞子中黄是為天包地外而地在天中也渾儀也者設

為四游儀寫日月星宿於天盤之上而包括乎厚地正如雞子之殻也是為寫肖本形而順以求之者也至於渾象也者設為圓毬而撫擬天度以日星傅寘毬上毬固可轉而人遂俯觀則天盤反在人下是為殊形詭制而合於理也若即其狀而詳言之則如權衡之上詳刻銖兩鈞斤而人遂可俯首以觀者也是如翻倒天度傅之於外而人立天外以行省視者也儀與象異者制葢如此也至陶弘景又出新意造渾天象高三尺許地居

中央天轉而地不動悉與天會此則兼采儀象而兩用之矣然天中雖立厚地而元無所資於窺測又不如四游儀專撫天度而日星半隱地下者其制自具也則其制稍贅而不如渾象之切用無欠無餘也

煙脂

古者婦人妝飾欲紅則塗朱欲白則傅粉故曰施朱太赤施粉太白此時未有煙脂故但施朱為紅也煙脂出自邊地習鑿齒與燕王書云山下有紅藍足下先知否

北方人採取其染花緋黄挼取其上英鮮者作煙脂婦人用為顔色今始知為紅藍後當致其種匈奴名妻閼氏今可音煙支想足下先亦不作此讀漢書也按習氏此言則是采藍花以為煙支法本出自邊地其已審矣習氏所指之山即天山也蓋呼天為祁連故也史記匈奴傳霍去病出隴西過居延攻祁連山索隱曰西河舊事天山在張掖酒泉二界上東西二百餘里南北百餘里有美木水草宜畜牧匈奴既失二山二山為祁連山燕支山也乃

歌云亡我祁連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燕支山使我婦女無顔色祁連一名天山也燕支山正書為燕支則必在祁連二百里内也即此推之紅藍最初根種必出此山也采造已成紅色而名曰煙脂取閼氏為況極其國所貴重者而稱之也

行香

沈存中叙行香謂當以香末散撒乃為行香畢仲荀元豐三年作幙府燕閒録曰國忌行香起於後魏江左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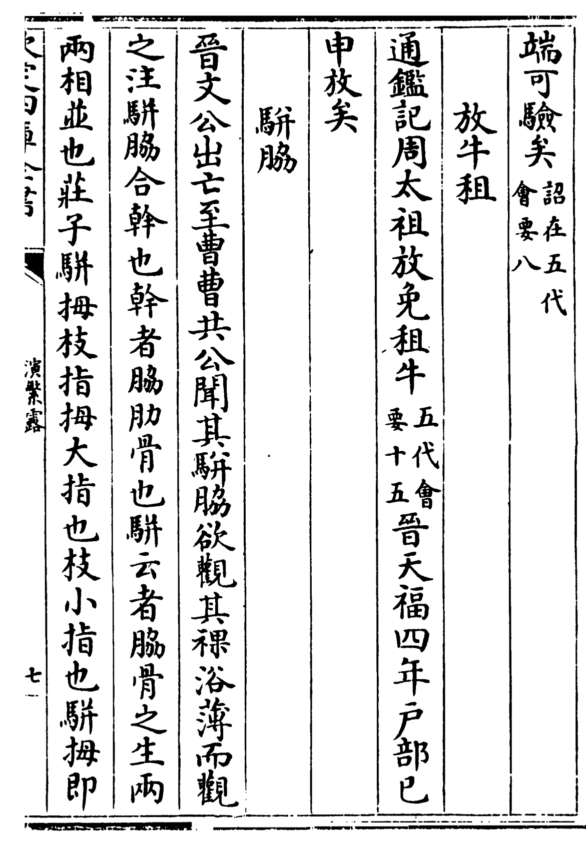
梁間每然香熏手或以香末散行謂之行香予案南史王僧達好鷹犬何尚之設八關齋集朝士自行香次至僧達曰願郎且放鷹犬其謂行香次及僧達者即釋教之謂行道燒香者也行道者主齋之人親自周行道場之中燒香者爇之於爐也東魏靜帝嘗設法會乘輦行香高歡執香爐步從鞠躬屏氣按凡云行香者步進前而周匝道場仍自炷香為禮也靜帝人君也故以輦代步不自執爐而使高歡代執也以此可見行香只是行道

燒香無撒香之事也又案唐人盧氏雜説載旌節之制曰旌用銅龍寘之竿首用紫絹袋盛油囊垂之寺觀行香袋與旌畧同案此即凡主齋行道之人必執此袋導道衆以行而燒香自是一事非取香於袋而旋加燒然也唐會要五十曰天寶十七年敕華同等州僧尼道士國忌日各就龍興寺行道散齋至貞元五年處州奏當州不在行香之數乞同衢婺等州行香有旨依案下文處州之乞行香其上文承行道設齋之下知其行香者為

行道燒香也其它如畢仲荀所記謂唐高宗時李義府為太子設齋詔五品以上行香不空三藏為神堯以下忌辰行香恐亦只是行道燒香無撒香之事國朝自有景靈宫後每遇國忌不復即寺觀行香而移其供設於景靈東西兩宫每大忌宰執率百寮至宫行香其法僧道皆集所忌殿廡之下僧左道右執事者執香盤中香圓子隨宰執往僧道立處人授一圓齋已收之不䙝也此之散授猶存撒香之説耶

印書

智者剏物雖則云剏其實必有因藉以發其智也古未有字科斗鳥迹實發制字之智也蔡邕雖曰能書若無堊帚亦無以發其飛白之智吾獨怪夫刻石為碑蠟墨為字遠自秦漢而至于唐張參輩於九經字樣皆已立板傳本乃無人推廣其事以槩經史其故何也後唐長興三年始詔用西京石經本雇匠雕印廣頒天下宰臣馮道等奏曰請依石經文字刻九經印板則其發智之



端可驗矣詔在五代會要八

放牛租

通鑑記周太祖放免租牛五代會要十五晉天福四年戶部已申放矣

駢脇

晉文公出亡至曹曹共公聞其駢脇欲觀其裸浴薄而觀之注駢脇合幹也幹者脇肋骨也駢云者脇骨之生兩兩相並也莊子駢拇枝指拇大指也枝小指也駢拇即

大拇根而兩岐也枝指是小指兩出也左氏六

兜鍪為突厥

後周書曰突厥之先臣於茹茹居金山之陽為茹茹鐵工金山形似兜鍪其俗謂兜鍪為突厥因以為號

海不波溢

韓詩外傳曰越裳來獻白雉謂周公曰久矣天之不迅風疾雨也海之不波溢也中國殆有聖人令人用瀛海無波皆本此御覽四百一

方寸

徐庶母為人所執曰方寸亂矣古今謂方寸為心似始乎此然而列子已嘗曰吾見子之心矣方寸之地虚矣

方册

張蒼傳主柱下方書如淳曰方版也中庸曰文武之政布在方册方册云者書之於版亦或書之竹簡也通版為方聯簡為册近者太學課試嘗出文武之政在方册賦試者皆謂册為今之書册不知今之書册乃唐世葉

子古未有是也

端午綵索

裴玄新語曰五月五日集五綵繒謂之辟兵不解以問伏君伏君曰青赤白黒為之四面黄居中央名曰襞方綴之於複此字擬是襦字以示婦人養蠶之工也傳聲者誤以為辟兵予案此即今人五月綵索也今索合五色線為之此之所言乃自用繒其曰四色為之四面即是裁色繒為方片各案四色位而安之於衣而黄繒居四

色繒之中以此綴諸衣上以表蠶工之成故名襞方襞者積而會之也方者各案其方以其色配之也今人用絛線繫臂益文也御覽八百十

繒

厚帛也蔡邕女誡曰繒貴厚而色尚深為其堅韌也案此即厚帛乃始名繒其著色深也同前

端疋

左氏昭六年豐賈以幣錦二兩遺子猶注云二丈為一

端一端為一兩所謂疋也二兩者二疋也御覽八百十五

錦纏頭

唐書代宗詔許大臣燕郭子儀于其第魚朝恩出錦三十疋為纏頭之費舊俗賞歌舞人以錦綵置之頭上謂之纏頭宴饗加惠借以為詞御覽八百十五

唐人行卷

唐人舉進士必行卷者為緘軸録其所著文以獻主司也其式見李義山集新書序卷七曰治紙工率一幅以墨

為邊準今俗呼解行也用十六行式言一幅解為墨邊十六行也率一行不過十一字此式至本朝不用

水土斤兩重輕

世傳水之好者比它水升斗同而銖兩多故宣州漏水有秤為此也杜牧罪言曰幽并二州程其水土與河南等常重十二然則不獨水有輕重土亦然也

東臺西臺南臺

趙璘因話録曰高宗朝改門下省為東臺中書省為西

臺尚書省為文昌臺故御史呼南臺南朝亦同又曰武后朝御史有左右肅政之號當時亦謂之左臺右臺則憲府未曾有東臺西臺之稱也惟俗呼在京為西臺東都為東臺按此言之御史為一臺別自因事加東西南三稱為别耳其謂俗呼在京為西臺者唐都長安於洛陽為西而洛陽亦有留臺故長安名西臺而洛陽為東臺也因話錄

正色間色流黄

環濟要畧曰正色五謂青赤黃白黑也閒色五謂紺紅縹紫流黃御覽八百十四孟子曰惡紫恐其亂朱葢以正色爲尚閒色爲卑也流黃不知何物古詩曰中婦織流黃魯直詩曰明於機上之流黃則流黃者織絲之色也染絲而織惟錦爲然今專言流黃恐是黃繭之絲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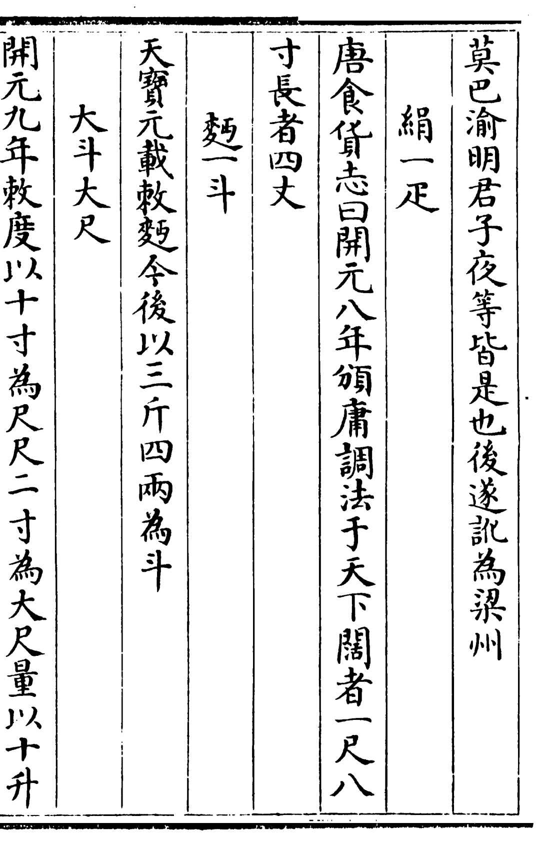
馬後樂

今郡守馬後樂即古鼓吹也古今樂錄曰後漢以給邊將萬人將軍得之劉熙釋名曰横吹麾幢皆大將所有

班超為將兵長史故假鼓吹幢麾也班超傳　其謂假者超未為大將止為長史故許借大將鼓吹幢麾而用之也

涼州梁州

樂府所傳大曲惟涼州最先出會要曰自晉播遷内地古樂遂分散不存苻堅滅涼始得漢魏清商之樂傳于前後二秦及宋武定關中收之入于江南隋平陳獲之隋文曰此華夏正聲也乃置清商署總謂之清樂至煬帝乃立清樂西涼等九部武后朝猶有六十三曲如公



莫巴渝明君子夜等皆是也後遂訛為梁州

絹一疋

唐食貨志曰開元八年頒庸調法于天下闊者一尺八寸長者四丈

麪一斗

天寶元載敕麪令後以三斤四兩為斗

大斗大尺

開元九年敕度以十寸為尺尺二寸為大尺量以十升

為斗斗三升為大斗此謂十寸而尺十升而斗者皆秬黍為定也鍾律冠冕湯藥皆用之此外官私悉用大者則黍尺一尺外更增二寸黍量一斗更增三升也唐志租絹長四丈二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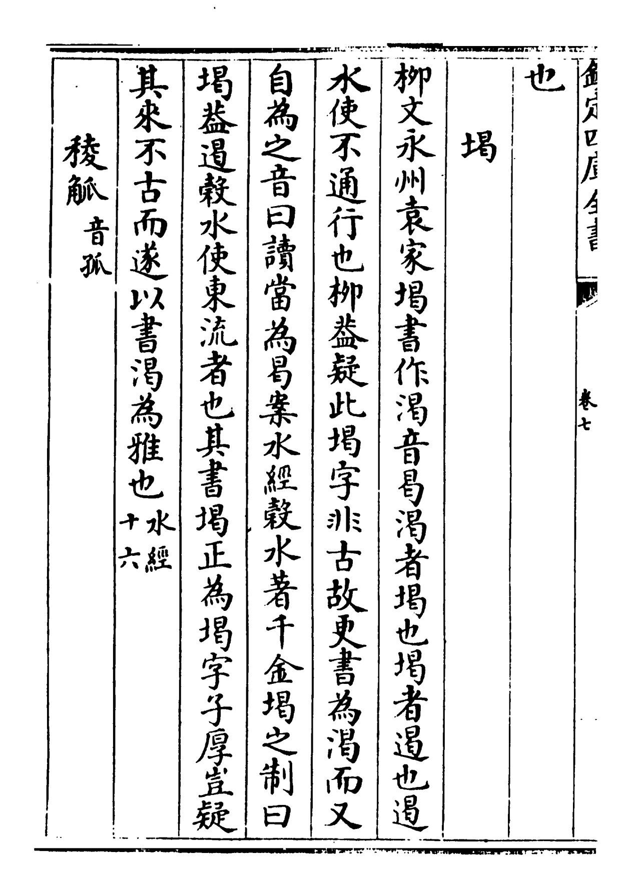
肩輿

百官得於寓京乘轎自揚州始後遂不復乘馬惟從駕則乘之祖宗時臣僚雖在外亦不許乘轎也唐會要十三黎曰開成五年黎植奏朝官出使自合乘驛馬不合更

乘檐子自此請不限高卑不得輒乘檐子如疾病即任所在陳牒申中書門下及御史臺其檐夫自出錢雇其宰相至僕射致仕官疾病者許乘之

進士試徹夜

五代會要二十一曰清泰二年禮部奏奉長興二年敕進士引試早入晚出今請依舊例試雜文並點門入省經宿就試唐試連夜以燭三條為限白樂天集曰試許燒木燭三條燭盡不許更續至此因禮部奏乃始達旦



也

堨

柳文永州袁家堨書作渴音曷渴者堨也堨者遏也遏水使不通行也柳蓋疑此堨字非古故更書為渴而又自為之音曰讀當為曷案水經穀水著千金堨之制曰堨蓋遏穀水使東流者也其書堨正為堨字子厚豈疑其來不古而遂以書渴為雅也水經十六

稜觚音孤

觚者削木為之或六面或八面面皆可書學者之牘也

急就章曰急就奇觚與衆異奇觚好觚也班固兩都賦曰梶建章而外屬設璧門之鳳闕上稜觚而棲金爵金爵者金為鳳凰也建章宮之外闕其上立有稜之觚觚上立金鑄之鳳夫是以謂為鳳闕也 文選一 急就章一

洪州石為城

龍圖張存守洪州纍石為城明年大水淹及城半賴石為捍城以堅全 朱輿仲 歸田録 石城至今尚存

霓裳

樂天和元微之霓裳羽衣歌畧曰移領錢塘第二年始有心情問絲竹玲瓏箜篌附好箏教得霓裳一曲成前後祗應三度案聞道而今各星散今年五月至蘇州忽憶霓裳無處問聞君部内多樂徒問有霓裳舞者無元荅云七州十萬戸無人知有霓裳舞惟寄長歌與我來題作霓裳羽衣譜案此乃樂天守杭日自教官妓玲瓏習為霓裳舞至樂天鎮蘇時習舞者已皆不存元微之

為越守樂天求此舞人於越而越中無之但寄得霓裳歌以為之譜耳元白距明皇不遠此時此曲已自無傳况今日乎

馬人

退之上廣帥詩曰上日馬人來傳燈録曰富那夜奢昔為毗舍利國王其國有一類人如馬倮露王運神力分身為蠶彼乃得衣王後復生中印度馬人感戀悲鳴因號馬鳴大士案中印度在西域西域地與廣近豈唐時

嘗有中印度人來至廣境耶退之與佛異趣而此馬人乃出佛典當是佛教已通中國馬人已來亦同民庶赴上日衙集耶故退之得而記之也荀子蠶賦曰此夫身女好而頭馬首者歟今蠶頭實不似馬而卿乃云爾則蠶為馬類古有其傳矣周禮禁原蠶為妨馬也今術家末僵蠶塗傅馬齒馬輒不能齕草則蠶馬同類信矣傳燈之說固專尊佛而自周禮以及荀子皆在佛教未入中國之前其說已如此殆古來已有此傳矣然蠶背悉

有黑烒迹對出宛如馬蹄而頭實不似也

章臺

漢章臺即秦章臺也地在渭南而秦咸陽乃在渭北通鑑秦昭王六年楚懷王為秦所詐入秦至咸陽朝章臺如藩臣禮則秦之章臺乃在咸陽渭北也耶以予攷之葢秦之咸陽跨渭而南北焉故武庫章臺雖在長安亦統之咸陽非正在渭北之咸陽也通鑑舉要

周鼎

武王伐商遷九鼎于洛邑故洛陽南面有定鼎門及郟鄏陌此之九鼎乃夏鼎也既嘗自夏入商又遂自商入周也春秋時世與之相近所記必不誤也史記言周王入秦獻其九鼎則是鼎嘗入關矣然自漢以後不聞關中有鼎不知已入關後竟復何在也史記始皇二十八年過彭城使千人沒泗水求周鼎不得東坡曰此周人慫問鼎之禍沉之泗水以緩禍此說非也泗水屬彭城彭城非商都亦非周都何緣周鼎可沒此水也或是周

別有鼎而人誤傳耶

持節 舉要

漢武天漢二年遣直指繡衣使者暴勝之等逐捕盜賊以軍興從事得擅斬二千石以下案舊制凡銜帶使持節者得擅斬殺其制自漢世已有之矣

霸陵折柳

黄圖曰霸橋跨霸水為橋也漢人送客至此橋折柳為別故李白樂府曰年年柳色霸橋傷別而王維亦曰渭

城朝雨浥輕塵客舍青青柳色新勸君更盡一杯酒西出陽關無故人審求其地則在渭北葢漢分秦咸陽置縣名渭城也若霸陵則在渭南不在渭北矣維之所餞者其人出戍陽關而賦詩之地廼在渭北仍援折柳為詞則仍用霸陵故事也

頌繫

通典刑法門百六十二景帝詔頌禁注頌讀曰容容寬不桎梏

蘇塗

通典東夷馬韓祭鬼神立蘇塗建大木以垂鈴鼓注蘇塗有似浮塗案浮塗即浮圖浮圖即塔也

謎

古無謎字若其意制即伍舉東方朔謂之為隱者是也隱者藏匿事情不使㬥露也至鮑照集則有井謎矣玉篇亦收謎字釋云隱也即後世之謎也鮑之井謎曰一八五八飛泉仰流飛泉仰流也者垂綆取水而上之故

曰仰流也一八者井字八角也五八者析井字而四之則其字為十者四也四十即五八也凡謎皆倣此

秬鬯

大祭祀必用鬱鬯鬱鬯也者釀秬黍以為質而資鬱金草以為之色故詩人形容其狀則曰黄流也黄流者用以灌地而求神最重之禮也天子自祭則以圭柄之勺酌鬯而灌書謂王入太室祼者是成王親行灌鬯之禮也方成王未自至洛而先命周公告之文武則其文曰

予以秬鬯二卣周公以其禮之重也故得之而不敢更宿即禋于文王武王則用鬯之禮乃如此其重也耶禮記曰天子賜珪瓚然後為鬯未賜則資鬯於天子文侯之命曰錫爾珪瓚秬鬯一卣此則初賜珪瓚未及自為之鬯即并鬯以賜使歸告之也召虎之詩亦曰釐爾圭瓚秬鬯一卣告于文人也人字疑侯

演繁露卷七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演繁露卷十八至二十

詳校官中書臣丁榮祚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鈐

校對官編修臣沈清藻

謄録監生臣任銜萱

演繁露卷八

宋 程大昌 撰

禓裘背子道服襦裙

襦者短衫也莊子曰未解裙襦廉范傳曰昔民無襦今五袴也禓者裾垂至地張良傳有老父衣禓至良所師古曰禓制若裘今道士所服者是也裘即如今之道服也斜領交裾與今長背子畧同其異者背子開胯裘則縫合兩腋也然今世道士所服又畧與裘異裘之兩裾

交相掩擁而道士則兩裾直垂也師古畧舉其槩故不能詳也長背子古無之或云近出宣政間然小說載蘇文忠禪衣襯朝服即在宣政之前矣詳今長背既與裘制大同小異而與古中單又大相似殆加減其制而為之耳中單掖下縫合而背子則離異其裾中單兩腋各有帶穴其掖而互穿之以約定裏衣至背子則既悉去其帶惟此為異也至其用以襯藉公裳則意制全是中單也今世好古而存舊者縫兩帶綴背子掖下垂而不

用蓋放中單之交帶也雖不以束衣而遂舒垂之欲存古也太平御覽有仙公請問經其文曰太極真人曰學道當潔淨衣服備巾褐制度名曰道之法服也巾者冠中之巾也褐者長裾通冒其外衣也巾褐皆具乃中道家法服之制今世衣直掇為道服者必本諸此也又傳授經曰老子去周左慈在魏並葛巾單裙不著褐則是直著短衫而以裙束其上不用道家法服也晉王獻之書羊欣練裙朱公叔絶交論謂西華之子冬月葛衣練

裙葢古人不徒衣𥙿必以裙襲之是正上衣下裳之制也

日受月光

月不能自出光景凡其有光悉日力也揚子雲曰月未望則載魄于西既望則終魄于東其遡於日乎謂月為遡日理固該盡矣而不如沈括之語能發越其狀使聞者豁然也括之言曰月如銀圜圜本無光日耀之乃有光矣用其銀圜之説而思之則其魄也是銀圜之背日

而暗者也故闇昧無覩也其明也則是其圜得日而銀彩煥溢者也月十五日兩耀相當銀圜也者通身皆受日景故全輪皆白而人以為滿也過望則月輪轉與日遠為之圜者但能偏側受照而光彩不全故其暗處遂名為魄也魄者暗也究其實致則是日光所及有全有不全而月質本無圓缺也故揚子遡日之說已得其理而沈氏耀圜之說又能發揚其狀也是說也予初得之以為括之所刱也偶讀酉陽雜俎乃知其說古嘗有之

而括善加發揮焉耳雜俎之言曰太和中有人游嵩山遇修月戶謂之曰君知月七寶合成乎月勢如丸其有影處乃是日爍其凸也此云修月戶者必誕矣而爍凸之理即沈氏之說所從以出也若其增一銀字而明之與魄粲然有狀括其能言也哉

養不吠之犬

東坡上神宗書曰畜犬本以防姦不可以無姦而養不吠之犬北史宋游道傳畢義雲奏劾游道楊遵彥曰譬

之畜狗本取其吠今以數吠殺之恐將來無復吠犬

立乘車

古者乘車皆立不坐車前横木曰軾在車遇所敬則俯身以手案式武王式箕子閭蓋如此其式也惟安車乃始坐乘杜延年賜安車駟馬顔師古曰安車坐乘車是也

日食加時

予奉詔定乾道歴歴官劉孝榮曰後世歴法太密於古

今之論歷者太責備且如日蝕古來能知其食在何日則為驗矣而未尅定某時當食食當幾時幾分而復也至魏黄初始言食於何時予甚然之今按杜欽傳上封事曰日以戊申蝕時加未且說戌未當為何應則不待黄初已嘗加時矣恐史官失書耳

物產有無

汝南無鸜鵒江南無狐粤無馬虎前地志廬山人見馳以為山精潤州人見蠍以為主簿蟲

州麾

自五君詠言顏延之一麾出守而杜牧用其語曰擬把一麾江海去人遂以建麾為太守事張師正辨五君詠曰麾猶秉白旄以麾也一麾猶言為人之所擠排也屢薦不嘗得官一遭擠排遽出為守所以嘆也此說是也或謂周禮州長建麾則州麾自可遵用此又非也周之州絕小不得與漢州為比周制絫州成縣而漢世累縣為郡累郡乃始為州也若夫崔豹古今注則又異矣其

說曰麾所以指也乗輿以黄諸公以朱刺史二千石以纁則漢以來自人主至二千石莫不有麾也則謂太守為把麾亦自可通也

羽扇

語林曰諸葛武侯與晉宣帝戰於渭濵乗素車著葛巾揮白羽扇指麾三軍晉書顧榮征陳敏自以羽扇麾之敏衆大潰是皆特持羽扇以自表異而令軍衆瞻求易見也晉中興徵說曰舊羽扇翮用十毛王敦始省改止

用八毛其羽翮損少故飛翥不終此其兆也据此語以求其制度則是取鳥羽之白者插扇柄中全而用之不細析也今道家繪天仙象中有秉執羽扇者皆排列全翮以致其用則制可想矣

吹鞭

馬融笛賦云裁以當簻便易持李善注曰簻馬策也裁笛以當馬簻故便易持沈括辨之曰潘岳笙賦修簻内辟言此笛但裁一簻五音皆具故曰易持也馬簻安可

為馬策也予案急就章曰吹鞭箛𥳔課後先唐韻曰箛竹也說文曰𥳔吹箫也玉篇亦曰𥳔吹箫也以竹為鞭中空可吹故曰吹鞭也邁即馬策可以策馬又可為笛一物兩用軍旅之便故云易持也今行陳閒皆有笛即古吹鞭之制也括豈不見急就今書而臆立此難也耶

尺蠖

尺蠖之屈以求信也方言曰蠀蛻資子六反謂之尺蠖郭璞釋之曰步屈也步屈云者一步一屈也多在桑上其

體質似蠶色灰褐而身瘦長其腹下兩頭有足足亦如蠶每欲進步先聚屈其體前後幾相連著而脊背橋起直如笄斂兩頭環曲之處也此其所以為屈也已屈而聚聚已而舒則遂寸寸前進是其所以為伸也吾鄉俗呼度音鐸蟲度者蠖音之訛也爾雅曰尺蠖說文則曰曲信蟲韓集城南聯句曰桑蠖虛指皆可互相發明也

土部魚

說苑二卷曰莊周貸粟於魏文侯曰周之來見道傍牛

蹄中有鮒魚焉得斗升之水斯活矣鮒今俗名土部葢聲訛也此魚質沉常附土而行不似它魚浮水遊逝也故曰土附也顧後人加魚去部則書以為鮒焉耳說苑之謂牛蹄者牛足踐泥泥之為窪窪中水停不通故此魚附著亦不能去若得斗升之水則可它適而活也諺言涔蹄之水不容吞舟之魚正舉此以為之況也吳興人名此魚即云鱸鯉以其質圓而長與黑蠡相似而其鱗斑駮又似鱸魚故兩喻而兼言之也埤雅指為鯽魚

失之矣

易

漢武帝棄輪臺詔曰匈奴縛馬城下易之卦得大過爻有九五棊此之謂爻在九五者言大過為所得之卦而九五為用事之爻也九五之繇曰枯楊生華何可久也故縛馬一事筮史主此一語以為吉凶之决而曰匈奴困敗不久也其謂爻在九五者葢主九五一爻為用也然而卦得大過自初至四以及乎六皆不為用而獨九

五一爻為用者易法以變者為占在一卦之中何爻適當變初則此之一卦獨主此之一爻也然則何以見其獨變也曰予於易原嘗詳及之矣大過之卦其初爻為偶此之為偶必其揲蓍而必得八八固不變矣及其二三四爻皆為竒則其揲蓍必得七七亦不變也更四爻揲而及五爻則其蓍為九而不為七矣易法九六必變而此之第五爻者在四爻不變之後㧞初得九故此爻當為變始也是為用事之爻也若此之五爻既已得九

之後九已當變則其爻為用事之爻矣若後來第六爻便更正得六數亦止仍為上六不為上九故爻既遇變後來不復再變也此乃通易一書占筮凡例類皆如此故詳及之若夫九五也者既當變九為六則其以此之變而會之六爻則大過之卦轉而為常矣案大過☴巽下兊上恒則巽下震上☳益大過第五爻得九而變為六於是大過九五既變為恒之六五則正卦猶為大過而之卦則遂以為恒也今此漢詔獨言大過而不及恒

者武帝方擿占者之不驗故但即大過九五以言而未暇談及恒之六五也非有變爻而無之卦也

龍門

秦再思記異録曰地誌慈州文城縣撘口本夏禹鑿山通河年年魚化之地也每春大魚並河西上唐人嘗敕禁采捕至仲春後有點額不化者傍岸求死終不過富平津浮梁孟州歳以致貢柳宗元嘗為文刻置禹廟此葢因地之有是魚而禹貢又有龍門之文遂從而為之

説曰過門者為龍而其浮死自下者則是不能變化而遭退者也予疑此語久矣於禹貢論不敢辨正者以龍門之名其來已古而化龍之説世亦信之故付之不辨然終含糊不快也以書類求之導洛自熊耳熊耳者地書以為形似熊耳也其曰似者肖之而已豈其實嘗有熊分耳為山也乎砥柱析城實皆如柱如城而何人建為此柱析為此城無有能言其自者也並類而言則夫龍門也者正以湍峻束狹意象如門而又龍者水行之

物故取象以名未知真有魚嘗化龍之事也乎然而其事又有不可不究者四瀆未嘗無魚何為此地獨有大魚暴鰓而下下又不過富平也以予所見葢河魚趍水而上於湍急處産子及其困極故翻腹隨流不能自主富平雖為大河而有浮梁横亘津面魚已困浮又為津梁所約不能潛泳以過人因得乘困而拾取之耳其為點額而浮者葢跳躑産子為木石之所撞拉耳非有司其點㳄而點額以記如世傳所云也天下事大小有異

而理之所在四海一也凡魚産子必并木根草幹戞刮其腹子乃得出出則粘著根莖之上離離如珠然後泥不能淹浪不能漂其子乃得成魚也龍門于所不歷無能驗其的為如何矣此之所云乃在吾鄉而親常目擊者非得之傳聞也魚之戞腹而子得出也則已奮躍勞憊不復更能潛泳則遂仰卧露白浮水而下邊岸之人白手取之不用器械也此乃吾鄉之所嘗見以類明類則龍門之魚可想矣吾鄉小溪淺澗安得試龍之地而

鱗鰓亦遭損暴也此其事理可以互相發揮者故詳記之

滎澤

左傳衛與狄戰於滎澤釋者或以為在河北葢以衛都河北也衛為狄滅乃始東徙渡河野處于漕豈其方渡未至而狄猶攻之故戰其地耶葢滎澤記地也不必戰于滎澤之中也戰國策記魏將之與秦攻韓也朱已之說魏王曰韓亡秦盡有鄭地得垣雍決滎澤而水大梁

大梁必亡矣案此時秦方逐穰侯則秦昭襄王之世也朱已謂滎澤可決則滎猶不枯也

薇

詩之言及采薇者甚多即伯夷首陽之所食也說文薇似藿藿豆也豆葉本圓而末尖皮微皺澁薇葉正與之肖山中極多吾鄉俗呼苦遮（據俗語直言貴易曉）味苦以芼火肉最相諧宜其苗春則盛發至秋老硬然不萎死雖雪中亦可采也采薇之詩曰薇亦作止謂春而苗茁也又曰

薇亦柔止謂及夏而夭脆也又曰薇亦剛止謂霜露降而苗葉堅勁也

朱朱盧盧

紹興中年秦檜專國獻佞者至形之文牘謂為聖相郡縣用此意遞相尊尚凡所稱呼皆非其實無名子或為詩曰呼雞作朱朱呼犬作盧盧文官稱學士武官稱大夫聞者莫不大笑案世人呼雞皆曰朱朱呼犬皆曰盧不問何地其聲皆同雖是傳習要亦有本神仙傳祝

雞翁居尸鄉養雞百數皆有名字呼之輒至人號為祝
雞翁朱者祝之訛也事見酉陽雜俎第三卷又賓誌對
胡后問國祚曰把粟與雞𠹭呼朱朱朱朱朱葢爾朱也則
呼雞之為朱朱其來已久犬呼盧盧別無所見是借韓
盧之名與犬為高耶盧黑也以色言也

倍蓰

孟子或相倍蓰古書罕有用蓰字者史記周本紀其罰
倍灑徐廣曰一作蓰五倍曰蓰孔安國曰倍百為二百

鍰也

清河

晉太和四年桓温自姑孰伐燕引舟師自清水入河水經有桓温清水據此即晉時未有隋汴故自清水入河

白紗帽

侯景僭立時著白紗帽而尚披青袍舉要三十二宋泰始元年羣臣欲立湘東王遂引入西臺登御座著白紗帽按此即白紗帽乃人主之服故以此為定舉要二十五宋蒼梧

王死王敬則取白紗帽加蕭道成首使即作曰誰敢復動道成不肯

勿勿

古旗有名勿勿者集衆則用之後人轉為匆匆匆匆者亟遽之辭也杜牧遣興曰浮生長勿勿兒小且嗚嗚杜集

四

九鼎

周慎靚王五年秦惠王欲伐蜀張儀曰親魏善楚下兵

三川臨二周之郊據九鼎挾天子以令天下此王業也司馬錯曰周自知失九鼎則必以鼎與楚王弗能止也不如伐蜀按赧王在位五十九年方始入獻其邑上距靚王五年六十一年矣此時九鼎猶在周東坡謂周人沉鼎於泗水以緩禍者非也當時周人以宅鼎沉泗耳又通鑑曰楚欲圖周王使東周武公謂楚令尹昭子曰西周之地絶長補短東西不過百里裂其地不足以肥國攻之者名為弑君然而猶有欲攻之者見祭器在焉

故也今子欲殘天下之共主居三代之傳器器南則兵至矣於是楚計輟不行按此即九鼎傳器也樂毅入齊臨淄取寳物祭器輸之於燕孟子謂王速出令返其旄倪止其重器即樂毅所取之器也通鑑漢文十六年新垣平言周鼎亡在泗水中今河決通於泗可祠而出之

納粟拜爵

秦始皇四年令民納粟千石拜爵一級按此即鼂錯之所祖效非錯剏意也

大家

公主者言其嫁時上公主之也令人呼公主為大家則於義無依當是擇婦女中之佳者以自附託耶後漢班彪女嫁曹世叔博學善屬文和帝時召入宮令皇后貴人師事焉號曰大家而冠其夫之姓曰曹大家後世為其文學嘗為皇后貴人所師故公主取之以為稱號亦猶周女姓姬世人貴之故凡婦女不論何姓皆以姬稱之如姬戚姬之類是也

罷太守銅魚

唐制太守交事皆合銅魚為信周世宗顯德六年以除州自有制書罷銅魚不用實録

三關

世宗自滄州北順水而行先降益津關次瓦橋關次瀛州以瓦橋關為雄州以益津關為霸州瀛州只仍舊名

上宮

孟子十四孟子之滕館於上宮趙岐曰上宮樓也孟子舍

止賓客所館之樓上也詩曰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宮漢陳皇后雖廢供奉如法長門無異上宮也通鑑十八

爵

秦爵凡二十級其第十九爵為關內侯吏上一級即列侯矣此亦即周家五等爵名之下立為此制亦名為爵也於是史凡言賜爵一級者謂秦二十等爵中之一等也自秦及漢初凡有爵者皆得除罪然不得為吏也高紀二年賜民爵臣瓚曰爵者祿位民賜爵有罪得以減

是其制也惠帝元年民有罪得買爵三十級以免死罪應劭曰一級直錢二千凡為六萬六萬六十緡也師古曰令出買爵之錢以贖罪不知此之六十緡者官受之耶或許有爵者移賣於人也至惠帝六年始令民得賣爵前此未見豈前此元年之許其買之於官至此乃覺其非而許民自賣所以貴其爵令民有所利也文帝時鼂錯説上欲民務農在於貴粟貴粟之道在於使民以粟為賞罰令募天下入粟縣官得以拜爵得以除罪如

此則富人有爵農民有錢粟有所渫於是文帝從錯之言令民入粟於邊六百石爵上造稍增至四千石為五大夫萬二千石為大庶長此則入粟授爵之槩於是惠帝所許賣爵者其入錢高下以等級為差而鼂錯師用其意改易其制而直令民入粟買之於官非買諸得爵之民也至武帝置賞官名曰武功爵即是有功而得爵亦許其移賣秦爵二十等如五夫樂鄉之類是也武帝爵但見諸臣瓚注引茂陵書止十三等當是舉載不盡也既不與惠帝許民户自賣者同而又吏入粟以

為緡錢亦不同也而有大不同者舊爵止得用以除罪而武帝即令入官故其制曰諸買武功爵官首（官首爵名也）者試補吏則遂得以買爵入官矣加卜式為郎則其尤者也故班固謂為吏道雜而多端官職耗廢也

汴

通鑑景帝時七國反條侯據滎陽堅壁不出吏使弓高侯等將輕騎兵出淮泗口絕吳楚兵後塞其饟道吳糧絕士卒果飢奔壁求戰竟以此敗按淮即今淮水也泗

即今謂南清河也此時未有隋汴也吳釀道自淮入泗則轉海而至淮上又自淮遡淮而上清河故條侯既絶淮泗則南船不北上矣以道路言之可見隋汴未有也

螢囊

沈存中清夜録丁朱崖敗有司籍其家有絳紗籠數十大率如燭籠而無跋無炧不知何用其家曰聚螢囊也詳其此製有火之用無火之熱亦已巧矣然隋煬帝已嘗為之曰大為之囊照耀山谷也丁氏之囊葢其具體

而徵者耳

演繁露卷八